

蚯蚓·米粉

我世居屏東鄉下的客家村。母親是旗山的閩南人。經長年的耳濡同化，能講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，也因此我自小只會講客家話。

記得五、六歲的時候，母親常帶著我回到旗山的外婆家。外婆家裏除了外婆，還有舅舅、阿姨三人，其他住在附近的親戚一大堆的，也記不得有些甚麼人了。

到了外婆家，我常溜出來跟鄰居小朋友們玩。他們講的話，我一句也聽不懂，簡直像來到番邦，不過跟小孩子玩最重要的便是「玩」，語言不通一樣可以玩。玩呀玩的！不知甚麼時候開始，那一羣小孩子們圍聚在一起竊竊私語，你一句我一語的，不知在扯些甚麼，偶然暴出一陣笑鬧聲，有幾個甚至向我眨眨眼，這一切似乎是衝著我來的。不久，他們好像獲得了協議似的，以一種相當整齊的聲調高聲的喊著：

「客郎哪！呷躲棍；福佬郎，呷蜜糞！」

「客郎」，「福佬郎」我還聽得懂，至於甚麼是「躲棍」，甚麼是「蜜糞」？我就「莫宰羊」啦，他們越喊越起勁，就是一個勁兒衝著我喊！但到底是什麼回事呢？我如鴨子聽雷。

於是趕緊回外婆家，問母親，母親笑了笑，並不正面回答我，卻告訴我說：「不要理會

他們」。母親越是含蓄，我越是好奇，便死纏活賴地非要母親告訴我不可，拗不過我，最後母親還是告訴了我，她說：

「躲棍便是蚯蚓啦！而蜜糞就是你最喜歡吃的米粉啊！」哼！早就知道他們不懷好意。

立即衝了出去，對著那羣「壞孩子」一連高聲的回敬他們三句：

「福佬郎呷躲棍，客郎啊，呷蜜糞。」

他們人多勢眾，很快地就「反攻」過來。一時「躲棍」、「蜜糞」滿天飛，直到母親把我半拖半拉地拉回外婆家後，才停止「舌戰」。

這件事是那麼深刻的印在腦海裏，一直不曾忘懷過，有時會覺得「大仇」未報，遺憾之至。

說起來很好笑，後來有一陣子，當上了國中老師，竟然有了「報復」的機會，很高興這是有「學理」根據的「報復」，絕不像以前那一羣福佬小朋友信口胡謔。

原來有一回客串上地理課。介紹廣東省和福建省這兩個華僑產地。談到兩省的簡稱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拍案大叫一聲「有啦！」台下的學生們個個目瞪口呆，不知老師發甚麼瘋。接著笑瞇瞇地告訴他們：

「各位同學！你們信不信閩南人是吃蚯蚓的，而客家人才是吃米粉的？」這句沒頭沒尾，甚至聽起跟課文無關的話，惹來全班哄堂大笑。

「這不是笑話喔！是有文字學根據的！」於是把以前小時候在旗山「舌戰羣番」的故事，原原本本地說出，同學們聽了也覺得趣味盎然，閩南同學顯得很得意。

「我覺得他們講得不合邏輯和事實。這句話如果倒過來說就『合情合理』啦！你們想想看，福佬人不是來自福建省嗎？福建的簡稱是『閩』，你們看這個『閩』字，它的結構是門裏面有一條蟲，證明福建人是關起門來在家裏吃蟲的啊！反過來說，客家人來自廣東省，廣東省的簡稱為『粵』，粵字裏頭有一個米字，不就證明廣東人是吃米的人嗎？所以客家人吃米粉，閩南人吃蚯蚓，這才合乎事實和邏輯啊！」

經我分析說明，同學們恍然大悟，認為趣味性很高，我對自己那神來的靈感，也頗感得意。這時客家同學更鼓掌叫好。

不過最後，我附帶說明兩件事：

第一是，臺灣的紅蚯蚓，曾經是外銷歐洲的名菜。吃蚯蚓已不是新鮮事了，只有落伍的人，才會認為吃蚯蚓是可笑的事。

第二是，我不是存心吃閩南人的豆腐，更無意討好客家人，因為我本是「混血兒」——半閩南半客家，純粹是「中立派」。

原載 72.10 中國語文